

書寫你自己的標題(外一篇)

有時候，我想讓這些事情停止。比如談論新冠病毒、掠奪、暴行。我迷失了。我開始相信這種“新常态”就是真實的生活。

後來，我遇到一位87歲的老人，他說自己患過小兒麻痺症、白喉，參加過一些抗議活動，但仍對生活充滿憧憬。當我說2020年對他來說一定特別具有挑戰性時，他似乎很驚訝。

“不。”他慢慢地說，眼睛直盯着我。

“我很久以前就知道，不要只通過報紙上的標題來看世界，我是通過我周圍的人來看世界的。我是帶着我們應當博愛的意識來看這個世界的。所以，我只選擇書寫自己的標題：《今天丈夫愛妻子》《家人放下一切來到祖母的床邊》。”

他又拍拍我的手說：“老人交了新朋友。”

他的話與我的憂慮發生了衝撞，把我從一直緊緊捆着我的繩索中解脫了出來。憂慮漂走了。

而留給我的，是一種全新的精神。它幫助我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書寫我自己的標題。

作者：〔澳大利亞〕達倫·波克

向自然學習“知足”

弱肉強食據說是自然界的法則，然而，哪怕是“百獸之王”獅子，在一次捕獵成功、填飽肚子之後，在一周左右的時間里，即使獵物就在身旁，它們也不會發起襲擊。因為獅子本能地知道，如果貪得無厭，為了滿足慾望而肆意

捕殺，那么獵物的減少就會危及自己的生存。

一般認為黑猩猩是草食動物，但有時它們也會襲擊羚羊等哺乳動物。因為動物蛋白質營養高，味道好，所以整個族群都會興高采烈地一起享用。

既然是這樣高價值的食物，那么經常捕食動物不是很好嗎？但黑猩猩不这么做，它們捕獵的頻率雖然不固定，但僅僅是“偶爾”而已。據說它們捕獵只是為了補充生存必需的那部分營養，因此，它們不會過度捕食，不會貪得無厭。



自然界中存在着人類世界所沒有的“節制”。為了生存，動物需要做出最低限度的努力，但是，讓慾望過度增加，動物中絕對沒有這樣的行為。它們都具備“知足”的本能。

作者：〔日〕稻盛和夫

戰時故事

希伯來大學經濟學教授艾亞爾·溫特講過一個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。

2006年夏天，以色列局勢動蕩，軍事衝突此起彼伏，北部地區不斷遭受炮彈襲擊。溫特的一個在美國的老朋友說，他的女兒露絲想趁着暑假到以色列來旅行，想請溫特照顧一下。

在約定的到達時間晚上7點，露絲從耶路撒冷市中心打來電話，讓溫特跟出租車司機解釋到他家的線路，並提醒他快點說，因為她的手機快沒電了。

從耶路撒冷市中心到溫特家只有20分鐘車程，可是溫特接完電話後，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人來。溫特非常着急，想打電話去問，對方的手機卻無法接通。時間過去了三四個小時，仍然不見人影，焦急的溫特只好一面報警一面到處尋找。

警察着手確定露絲最後通過電話聯繫溫特時的確切地點，希望以此追查她的蹤迹。

露絲在以色列沒有任何熟人，這讓溫特更加感到焦慮。他決定再一次撥打露絲的手機，這一回竟然打通了，回復讓他大吃一驚，露絲說：“我就在您家啊。”

當溫特和警察找到露絲所在的地方後，終於瞭解了事情的真相：粗心的司機把露絲送錯了地方，將她送到了相隔幾棟房子的一



個鄰居家。當露絲敲門後，鄰居開門一看，以為門口這個年輕女子是來自北方的難民，想暫避戰火，於是熱情地開門

迎客。而露絲也確信找到了父母朋友的家，她脫掉鞋子，笑容滿面地擁抱了屋里的所有人。

在鄰居家裏，儘管主人覺得這個不請自來的陌生客人舉止有些古怪，但他們盡力不讓她感到難堪。正因為如此，露絲絲毫沒有懷疑自己跑錯了地方。

我要說的另一個故事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·卡尼曼，他是猶太人。1973年，卡尼曼正在美國做研究。這一年的10月，他聽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，埃及和敘利亞組成的聯軍，向以色列發起了進攻。以色列對此毫無察覺，被打了個措手不及。

聽到以色列軍隊全線潰敗的消息，卡尼曼和他的合作夥伴阿莫斯·特沃斯基(以色列人)火速趕到機場，搭乘最早一班前往以色列的飛機。

這時，世界各地飛往以色列的每一架航班上，搭載的旅客絕大部分是身在海外的以色列人，他們都是趕回去為國效力的。

雖然當時埃及官方宣稱，要擊落所有飛往以色列的商用飛機。但是，每一個有作戰能力的以色列人，都毫不猶豫地搭乘飛機回國準備投身戰場。

這兩個故事的核心，其實是一樣的。一個民族的強大，取決於她的凝聚力。當一個民族在遭受災難或外部威脅時，如果她的人民都願意為這個群體做出犧牲，那么這個民族一定是強大的。

作者：岑嶸

小孩撒謊，可笑而不可惡。我家老大，“詭計”多端。四歲時，帶他去朋友家聚餐，其他小孩都留在戶外踢球，他呢，一個人溜進盥洗間，好奇地使用電動剃鬚刀，把自己的眉毛剃掉了。

我發現後，驚問“失眉”緣由，他居然面不改色地說道：“哥哥在花園里踢球，球飛到我臉上，打中我的眉毛，它就整條掉下來了！”

我聽後笑倒在地，忘了生氣。少年撒謊，可惡而不可恨。

少年撒謊的目的，是為“保護自己”——懶惰而未寫作業，向老師誣稱“生病”；和朋友去看戲，卻對母親說“回學校補課”。

謊話一說，責備與責罰，全都可能逃脫。所以嘛，在成長的過程中，不撒謊的少年，萬中無一。

成人撒謊，不叫謊話，叫騙話。騙話又分兩種：一種有毒，另一種無毒。

無毒的那種，也叫“吹牛”。為了一己的私利而自我吹噓——明明只是一只小老鼠，卻硬要“吹”成一只大老虎。閱歷廣的人，一眼便能看穿他是只“紙老虎”；然而，道行不到家的，就會懵然把他當作人間罕見的“白額虎”，頂禮膜拜。

有毒的那種謊言，往往是浸在蜜汁里的，騙子用它來騙財騙色，財色兼收後，便腳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

騙話，說上一千次便成真理。所以，撒謊的習性必須革除。

小童撒謊，母親可以“以毒攻毒”，用“小木偶因撒謊而鼻子變長”的故事來嚇唬他。少年撒謊，家長可以冷着臉直斥其非；然而，碰上撒謊的成人，你卻束手無策——吹牛的那一類，以為自己說的是如假包換的“箴言”，點他不醒，戳他不穿；而騙人的那一類，又往往做得天衣無縫，等你當到裹在甜言蜜語里的苦汁時，他早已逃之夭夭。

真希望袖珍型的測謊儀早日面市，人人隨身攜帶，一收聽到謊言，便“嘩嘩”作響，這樣一來，謊言便無所遁形了。

不過，話說回來，人間倘若沒有了謊言的點綴，恐怕又會蒼白得令人感覺活得沒滋味。因為啊，有一種謊言，是白色的，充滿了觸動人心的善意和暖意。作者：尤今

謊言



躲得過規則，躲不過靈魂的拷問

1 常有新聞報道，某畏罪潛逃多年的逃犯落網後的第一句話是：以後終於可以睡上安穩覺了。潛逃的日子，心懸在刀尖上，三餐食不知味，夜夜坐臥不寧，惶惶不可終日，何異于坐牢？落網後，該受何懲罰，該負什麼責任，一切塵埃落定，反倒踏實了。

記得爺爺臨終時，父親詢問是否尚有欠款未還、是否尚有借債未歸，爺爺淡然一笑：“尋常小老百姓，能欠幾個錢，又能借幾個錢？都清零吧。”父親知道爺爺平素的花銷，退休金尚且月月有餘，欠人錢的可能性很小，借給人錢倒有可能，這樣說無非是知道借錢之人的難處。所以，辦完爺爺的後事，父親特意把爺爺的臨終遺言說了出來。沒想到，後來陸續有人上門還錢，30元、20元的有之，10元、8元的也有之。多年之後，還有一個堂叔借清明祭祀爺爺之機，還清了當年從爺爺手里借走的30元。對於這些人，父親一一招待，錢也一一收下。母親打趣父親：“當年老爺子可是說清零的，你咋收了？”父親說：“老爺子說清零，是不想讓他們的日子為難；我們不收，倒讓他們心里為難了。”是啊，于他們，還的是錢，求的是內心的安寧。

2 淮劇《小城》的主人公肖悅華事業有成，她是小城“眼科一把刀”、手術零失誤紀錄的保持者；家庭幸福，丈夫在機關工作，體貼憨厚；兒子學業有成，深受導師器重。可是，一場車禍讓她的事業和家庭雙雙陷入困境，她心里的天平開始失衡，人性、人情、道德、良知、規則、底線都是砝碼，孰輕孰重，選擇的背後是對靈魂的拷問。

在小城，肖悅華身上貼着很多標籤，“眼科一把刀”“為人正派”“好人”“家庭幸福”“女人的傳奇”，每一個標籤都像一面錦旗，掛在她身上，紅艷艷一片。肖悅華以此為傲，也以此為準則，不論是面對病患，還是面對醫療器材招投標；不論是面對領導的施壓，還是丈夫發小的懇求，她都不為所動，不開後門，不收紅包，一視同仁。

生活在小城，真能坦坦蕩蕩，公平公正做事，問心無愧做人？知道兒子車禍肇事逃逸後，肖悅華的信念瞬間坍塌。一邊是兒子大好的前途，一邊是丈夫發小父親的眼睛，保兒子，老人餘生將在黑暗中度過；幫老人，等待兒子的將是牢獄之災。這時她才知道，她這個“眼科一把刀”手里握着一把看得見的手術刀，還握着一把看不見的刀。它可以救人，也可以殺人；它可以還原真相、澄清事實，也可以掩蓋真相、顛倒黑白；它可以給人生的希望，也可以把人推入黑暗的深淵。

這把刀叫人性。當人人叫罵着嚴懲肇事者，讓他狠狠賠償時；當人人咒罵無良肇事者，讓他把牢底坐穿時；當交警隊傳來要畫圖指認肇事者的消息時；當得知導師對兒子大加讚賞，兒子前途無量時，肖悅華手里那把看不見的刀，刀鋒偏離了良知。這座小城的正派人、好人、手術零失誤的名醫，心生暗念：讓吳伯伯的手術失敗，這樣真相就石沉海底，兒子的未來就保住了。

車禍可怕，可比車禍更可怕的是人心；手術刀鋒利，可比手術刀更鋒利的是人性。車禍傷人看得見，人性的惡卻是看不見的。善的背面是惡，歹念也會生發於好人心。想起曾看過的一句話：“不是我們看錯了人，而是我們

誤解了人性。”

3 “無影燈下無魅影，柳葉刀下爭毫厘。”昧了良知的肖悅華無時無刻不在經受煎熬，她的靈魂時時刻刻承受着被拷問的苦痛，惶惶不可終日，噩夢叢生。夢中，吳伯伯眼睛上揭下的紗布層層疊疊，全都纏繞在她心上，勒着她的五臟六腑，束着她的良知底線；夢中，吳伯伯因接受不了失明而跳樓自殺，讓她如被烈火炙烤般煎熬。

肖悅華裝病逃避給吳伯伯做手術，把醫療器械招投標的生意給吳鵬飛做補償。吳鵬飛誤認為肖悅華是害怕手術失敗而裝病，心生內疚而把生意給自己，但他情願放棄生意也要堅持讓肖悅華給父親動手術，因為父親比生意重要，因為肖悅華是好人，好人就值得信任。

“信任”二字千斤重，“好人”二字分外沉。肖悅華的心再次搖擺，難道真的要讓兒子伏法？可她是媽媽啊，她怎麼忍心將兒子的前途毀了？難道要棄吳伯伯於不顧？可她是醫生啊，怎麼能棄醫德和良知於不顧？要留給兒子一線生的希望，就要把吳伯伯推入黑暗的深淵，要給吳伯伯一縷光明，兒子就要墮入黑暗的囚牢。救人則傷人，傷人亦救人。鋪路則埋雷，架梯亦砌牆。該如何給這失衡的天平加碼啊？此時此刻，小城在肖悅華面前如同擺好陣

勢的手術檯，吳鵬飛的誤解像一把刀，吳鵬飛的信任像一把刀，吳鵬飛的選擇像一把刀，兒子的前途像一把刀，醫生的天職像一把刀，母親的責任像一把刀，師長的教訓像一把刀，為人的根本像一把刀……刀刀直戳心肺，魂肉撕扯，痛入骨髓。

肖悅華病了，一身骨節、兩眼無神、三魂出竅、四肢發沉、五臟俱損、六腑皆痛。陽光下頭難抬，氣難出，黑夜里夢驚魂，心膽戰，人前怕招呼，人後懼沉思，整日心驚肉跳，怕聞警笛呼嘯聲，怕聽茶余飯後言。

沒有人能忍受靈魂被拷問的疼痛，肖悅華今日之疼痛，就是兒子日後之疼痛；肖悅華今日之惶恐，就是兒子日後之惶恐。身有病，可治；心有病，難愈。歷經錐心之痛後，肖悅華終於明白，掩耳盜鈴不過是自欺欺人。

4 用一個青年的大好前途去換取耄耋老人的一雙眼睛，值得嗎？這一問，問出了很多人的沉思：值得嗎？

于小城，價值的交換，不在于他是青年還是老人，不在于它是前途還是光明。若人無良知道德、事無公平公正、行無規則底線，輕則人人無視規則、人人缺失誠信，只剩下世態炎涼、人情冷漠，彼此猜忌、爾虞我詐，走後門、開綠燈……重則行醫者草菅人命、執法者瀆職法庭、當兵者做了逃兵、為官者傷害黎民……正如戲中肖悅華所說：習常不察，埋下禍根；骨牌連鎖，蝴蝶效應；公器盡竭，禍及人人。

規則的培育、秩序的建立、信仰的樹立、價值觀的構建，一切真善美的存在，除了制度的約束，良知至關重要。

因為，沒有幾個人可以在自己的良知面前無所畏懼，肆無忌憚，恃無恐。值不值，要問問誰能真正承受靈魂拷問之痛。肖悅華不能，所以，她選擇了把那縷光明還給老人；她的兒子也不能，所以他選擇了自首。

那你、我、他呢？作者：陳雙媚